



何喬

譯者的話

在號稱社交公開而實際並未公開的現社會，男女間往往發生一種熟視無睹的怪現象：人盡可妻和人盡可夫。一個男人看見一個女人，不問其是否爲己心所真切愛慕，都可以向伊求婚；若有第三人插足其間，那他便格外興奮，非把對方弄到手不可。女人亦然；而且還要加上「被動」的特點。記得中學時代，有一個同學簡直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誰如果跪着向我求婚，我是一定答應他的。」這話雖未免太幼稚些，但是這樣的弱女子，中國社會實在有的是。卽以我的狹隘的相識圈而論，類乎此的人也不知要佔到多少百分比。伊們並非沒有學識和見地，箇性有的也很強，無如到頭來却都做了那些並不頂愛伊們的男人的管家婆。

賣買婚姻尙且有很和諧的；茫然的結合，當然不至於全以悲劇收場。不過比起應有的來是差遠了，而且什九不幸。我認識一位留美的女士，伊每天總得收到未婚夫兩三封快信，生日和耶誕，成包的名貴禮物，更是無庸說起。可是結婚不上三年，那位熱情的先生，居然把伊拳打腳跌了；牛馬幹的勞役，也重重地開始壓到伊的身上。又有一位留俄的女士，和學校裏的一位同胞教授結合。女士起初對他並不十分洽意，但因後者非常殷勤，終于允許同居了。不料那教授一返國門，榮任京官之後，便將其拋到九霄雲外，鄙而不理。

這兩件事實中的女方，固然身心皆蒙痛苦，然而男方，也不見得全部愉快；清夜的悔恨，足爲其往後生命的利刺。

愛的結合，原爲人生樂趣的源泉，也是一種推進人類向前奮鬥的動力。不幸的結合，不單影響個人的幸福，並且足礙整個社會的前進。當我每次聽到此類事件的時候，常有一種莫可名狀的衝動——一種強烈的願望想把此中的因果果盡情暴露，爲來者鑒，而拯青年於生命力的浪費；但是終究因爲筆下的無能而作罷。不久以前看到夏拉特勃雷姆（Charlotte M. Brane）著的At The Eleventh Hour一書，其中敘述，多爲我想說而不能說的，於是我便動筆直譯，以償宿願。

依照原文，本書應名爲「最後五分鐘」；但按諸內容，實以假童男爲更適切，故特改用今名。這是我要向著者道歉的一點。此外尚須附帶聲明的，就是本書原有六十一章，現在僅五十八章，計共刪去三章（五八、五九、六十章）。原因是這兩章全係羅拿德的申，把全述書的事實重複說了一遍，徒招讀者的倦意，倒不如把它們刪了。

所非

二五、三、五。

假童男

第一章

『做喜樂人與聰敏人爲上，

做誠實人與真心人爲上；

在你未結新愛以前，

甯可脫離舊人爲上。』

一種婉麗清脆的聲音唱着，每一音符的柔美，像似枝頭好鳥在日光下啼唱一般。

約翰譚牧師說道：『我頂疼的克立梯，你想那種調兒配一個傳道師的女兒唱的麼？』

『我想呀？咳，爹爹，我想傳道師的女兒不能唱比它更好的調兒了，這裏全是老實話，並且還包含着優美的道德。那裏去找比它更好的呢？』

約翰譚牧師嚴肅地搖搖他的頭。

「克立繹，瓦次博士做的讚美詩很不差呢。」

女郎道：「我親愛的父親，你去歌詠吧，我倒贊成摩爾的。」

善良的牧師，至此態度益形嚴肅。

「我的乖兒，我早就告訴你母親，給你取克立繹這樣的名字，終不會有好結果的。」

「爸爸，那麼伊和你同意麼？」女郎接着說。

嚴肅的回答是：「說也不幸，伊並不和我同意，否則你早已取了有意識的名字，像愛斯

特，黛巴拉等。至於我，我總覺得給一個基督徒的孩子取克立繹的名字，是罪過的。」

此時，最優柔的微笑，流露於女郎的唇緣。

「父親，你既然不喜歡這個名字，那麼爲什麼要給我取上呢？」

牧師先生清瘦的面龐，頓時紅漲起來

「我告訴你，乖兒，這事是這樣的——你母親素來很羅曼，伊還有一種「爲所欲爲」的脾氣。」說話時的語氣，完全是克立繹所慣聽的那種溫和的語氣。「伊知道全球的名責和名像。伊時常談到那個著名的克立繹女像——伊有一個那像的模型——還有，當你睡在搖籃裏

的時候，伊總說你有和那遠近聞名的克立梯同樣的頭形，同樣的眉毛，同樣的面盤，因而要
你取同樣的名字。我聽了幾乎着起慌來，怕監督會聽到這件事情，也許會停我的職；但是已
婚的男子，總該了解我之所以屈服的隱衷。你知道法國有句諺語，叫做「婦女所欲者，天亦
欲之。」不過在我一方面，總覺得你畢生的小過，必將歸咎於你的名字；別的也沒有什麼。

『

『你當真相信一個人的名字會影響他的一生麼？』伊很嚴肅地問。

『我以為是那樣的。我往往幻想，自然而然地，以為無論那一個姑娘或婦人，祇要聽見
別人在一小時內叫伊二十次黛巴拉，伊少不得變為一個沉着，幽靜，和敬畏上帝的女子；因
為聲音之影響人類，實和眼見一般的厲害。孩子，據我看來，這意思已經說明了你一切的特
質；你在每五分鐘內聽見克立梯的名字——它連帶着詩詞，藝術，與羅曼——無怪你的觀念
和你的思想，都被它上了顏色。』

『父親，這倒是些新奇的思想——你倒可去請求一種專利。假如這些果然有點道理的話
，那我願意普天下的女子都命名為最優美的凱特。爸爸，那邊從草地裏走過來的是誰？太陽

照到我的眼裏，我看不清楚了。」

牧師抬頭一望，旋說道：「那是羅拿德諾爾曼呀。」克立梯轉過身來，做着頂動人的些微不耐煩的手勢，又說道：

「父親，從菩提樹那邊過來的是誰？」

牧師想看得清楚一點，把身子向前微斜，答道：「那是克拉武諾哀。」在這當兒，女郎的臉上，隨即泛起一陣玫瑰般的紅雲。「老是湊在一塊兒來的——我相信他們一定是互相監視着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這一個的背後沒有那一個的影子跟着的。」

克立梯踟躇不安地立了幾分鐘，芳心忐忑，不知往草地那邊去迎接羅拿德諾爾曼好，還是到菩提樹下去見克拉武諾哀好。

那古雅的教房原來是一座灰石的建築，窗門全攀繞着玫瑰和玉蕊，這裏面有一條頂美的走廊，滿蓋着窈窕的鬚藤；還有一個饒有古風的園子，和那蘋果樹下的一排蜂巢，以及半罩着蒼苔的日規。萱花，木草草，卡內訓，都在怒放了。大而鮮紅的玫瑰花，輪球般的白百合花，枝枝含葩的梨樹，還有這兒那兒散在四方的粗樸子。從每一排樹林的夾道中望去，可以

看見那幽雅的禮拜堂和佈滿了古式廬舍的英格蘭瓦德村。

櫻桃樹因果滿而呈朱色，百合花香透染了空氣。約翰潭牧師當晚出去賞櫻桃，見他女兒在那裏驅逐垂涎櫻桃的飢鳥，口唱着舊情與新戀的歌兒。他停住了脚步，望着女兒，暗暗嘲罵伊的名字。他承認人類的眼矇下，再也找不到更美好的畫圖。克立綽的身材比中人略高，加上那些富於溫雅的直線和曲線的輪廓，其瘦俏與莊重，大有小棕櫚的垂柳般的風度，伊豈止美麗而已；這形像，那些曾經賞鑑過世界藝術和寶藏的人，不用說會立刻引起那著名的克立綽之回憶。伊的面盤是鵝蛋形的，頭髮是金黃色的；蔚藍的秋水，合着它們的長而絲樣的睫毛，有意大利天空的色澤。

鄰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克立綽潭。伊從十六歲到現在，十九年華，伊的遭遇，可說是一種「純勝利」。男的戀伊，女的妒伊。不差，伊是一個鄉村美人，雖沒有半絲人工的嫵媚，却同伊園子裏的鮮花一樣地妍麗與自然。伊並不是對於這種環境的幽默毫無所感；伊愛看各個追求者的困惑與窘態；但是，伊，伊自己，在最近以前，從不曾熱戀過，伊生長於教房，從不曾過一天離開英格蘭瓦德的生活。

四鄰八舍對伊的戀愛事情都很關心，他們現在全是在眼巴巴地望着；看到新來英格蘭瓦德的年青律師羅拿德諾爾曼和村裏高等學校校長的獨生子克拉武諾哀間的對敵，無不半喜半急。有的笑笑罷了，但那班比較老成些聰敏些的人，却搖搖頭，說道，一定沒有好結果的。

克立綈早已將鄰近年青的農商一個個拒絕了——伊是用一種冷靜的溫和去拒絕他們的，這麼一來，反而使大家更加愛慕伊。至於他們呢——善意而心地純正的男子們——並不互相仇恨，在另一方面，因他們同愛克立綈，同被伊所拒絕，似乎反而給他們一種相互的相投——成了鞏固他們莫逆的鏈鎖。然而這一對人之間，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他們是情敵，他們互相仇恨到切骨之深。英格蘭瓦特的良民守望着這個暗鬥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有時好像羅拿德諾爾曼能得勝，後來又好像克拉武諾哀更有希望的樣子。

克立綈不是工媚之女，伊也無力抵抗己身之為天生麗質。伊確非騷婦可比；但伊蓄意為愛情而結婚，伊決心去找出誰是伊所愛的人——像這樣的終身大事，當然不允許錯誤的存在。在女郎想來，以為能獲得這麼兩個熱烈的情人，是很可自慰的了；可是年長的人總說克立

綈應該當心——這些情敵全是危險分子，和那班老實的土著完全不同。後者之愛伊，都含羞頂怕羞的態度。他們送伊的，儘是些用芬芳而普通的玫瑰花紮出的極粗笨的花束。他們向伊求婚，每每用他們自己杜撰的怡悅而眩惑的方式。伊拒絕時，他們便把伊永遠置諸心頭。其間差異的程度，實屬判若明暗。而這些人却是狂熱的人，克立綈已經常常感覺到在他們兩者間的爲難了。現在伊正在困難中；伊猶豫不決，不知伊該先去見羅拿德諾爾曼，還是先去見克拉武諾哀。伊終於那一樣都不做，僅僅對着成熟的杏桃舉起伊的一隻白臂，一若伊看見小鳥在那裏偷宴。但這不過是一種避免從兩者中任擇其一的口實，因爲那邊並沒有小鳥。

第二章

『譚小姐晚安！』一個清晰的男子聲音說，帶着忠貞與誠實的波韻。『昨天令尊說他想找一張本郡的地圖。我剛巧有一張極好的地圖，所以特地把它帶來了。』

『我想爸爸看見一定很高興，』伊一面答着，一面眼珠兒儘管在那裏玩味他那很長的飾辭。『諾爾曼先生，他在日規旁呀。』說着便指示他路徑，好像他急於要見老牧師似的。

『潭小姐，不忙。』他說，『不過，你要我去的話，我當然遵命。』伊抬頭對他微笑，使他不由得神魂搖蕩。

『我爲什麼要你去呢？呵，諾哀先生來了。』

『潭小姐晚安，』新來的客人說，『令尊昨天叫我把肯斯雷克著的克里米戰爭未冊帶來

女郎報以嫣然一笑；羅拿德·諾爾曼就此不耐煩地溜開了。

『爸爸見了書一定會很高興吧——他就在日規旁呀；你拿去給他好麼？』伊說。

『不忙，』克拉武道，他暗自奇怪女郎爲什麼又笑了起來。

『我們一同散步到玫瑰花的盡頭好麼？你們有這麼多的種類，』他續說。

這並不是他真正愛看玫瑰，實因他朝日規望去，看見他的情敵雙目炯炯，含着深切的痛恨在那裏注視他，使他覺得頂好玩的緣故。克立綈並不對日規那面前眺，很滿意地在克拉武身旁走着。

他們一同來到一枝艷麗的玫瑰花畔，名叫「處女的含羞」，他便停住了腳，探了頂可愛

的一朵。

『克立綽，要是這玫瑰花能替我鉸說我所要說的話，每一片花瓣都會和你耳語，多好！』

『我想每一種花都有它的意義吧，』伊插嘴道。

『是的，而這「處女的含羞」的特別意義，是嬌怯的戀愛。克立綽，你拿去，試看這些花瓣兒會不會耳語，好麼？』

他越弄越起勁了，越弄越興奮了，因為他看見情敵的兩眼含着深切的痛恨在那裏監視他的每一行動。『一定請你拿着，』他低聲而很懇切地說道；『這於我有重大的意義呢。』

伊終於拿了。在日規旁的瞭望者對此却有些忍不住了。

『我倒想去看譚小姐在那裏幹什麼，』他對牧師說。後者暗暗嘆息。這班急躁的青年們的舉動，在他老人家看來，確實是奇特不過的。此時羅拿德諾爾曼怒氣衝天，取道走去，每一分鐘內，他的憤火增熾，自言自語道：『他有什麼權利可以帶伊到玫瑰花叢去，再用那樣無禮莫逆的態度同伊說話，好像伊是屬於他的樣子？我倒要去教訓他一頓哩！』

當他走到那邊，已經氣喘面青，再也忍不住片刻的等待，來恢復他自己的常態。他看看伊，看看伊那可愛的玉顏，再看看伊手中的玫瑰。突然的刺激來侵襲他，他巴不得就在那一剎那間，直撲情敵的喉頭而把他一口氣勒死。不過事實却不然，他只要將伊手中很愛護地捏着的花朵拿過來，也就心滿意足了。

『譚小姐，恕我鹵莽，你沒有看到這些刺麼？』

他一面說，一面隨手將那些會損傷伊白嫩的手指的尖而長的花刺指給伊看。

『克拉武諾哀回頭怒容滿面，說道：『那花是我送給譚小姐的，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奪去它？』』

『任何善良的薩馬立頓人因防止譚小姐受損傷所有的權利。拿玫瑰花送人的時候，是應該注意它的花刺的。』

『你把譚小姐的所有物還伊麼？』克拉武憤然說道。其時克立梯真不知這一場風波，將如何了局——這不是個好預兆吧。

『羅拿德諾爾曼不屑去注意他情敵的話，自顧自說：『譚小姐，我把這些刺如數拔去後，』

原璧奉還。我已不得你生命道上的刺，也能夠一樣容易地拔去它。』

『現在我可並沒有刺呢，』克立締強笑道。

『刺！』諾哀大叫道：『誰相信像你這樣的人生會有刺？』

諾爾曼回過頭來，炯炯然直釘住他情敵的臉。克立締見了這種光景，想伊還是出來干預爲上，因爲一對情敵怒目相向，皆將爲裂。路一步一步地狹了起來，再也不容三人並行。兩人都伸臂給伊，但伊終於因胆怯而俱加拒絕。伊說：『我喜歡獨自散步，我怕我的衣邊會給花藤帶住了。』

伊獨自前行，兩個大欲互相殘殺的人跟在後面。他們來到一大叢鮮妍的白百合花旁，羅拿德俯身選採了一朵最挺直而最芬芳的獻給克立締，他的態度是那麽樣的堅決，使伊有冒大險不得不接受之勢。

『玫瑰花本身原來沒有什麼，』他說：『假如你要顯出它的美處，旁邊還得放一朵百合花纔行。』

伊太優柔去拒絕他，於是便將百合花拿來放在玫瑰花旁。百合玫瑰都在握中的伊，從新

在他們兩人間走着，因為路已經闊起來了。

「爸爸這忽兒要是了解我，過來替我解圍多好呢，」伊暗自籌思。

那時的情景，可說既好玩而又煩人；一個人從伊的路上拾起一枝荊棘，另一個人也就忙着去照顧伊，使伊的衣裳不致觸着那粗劣的守望亭。假如一個人用手攀開樹枝不叫伊給它擋住，另一個人也就在另一邊依樣葫蘆地做着；假如一個人說今天天氣暖 and 極了，另一個人便說今天天氣真冷；假如一個人稱讚一朵花，另一個人便說它一點兒也不好看。克立梯一陣一陣的焦急着，看他們全是可怕的懇摯，使伊無能為力。青年的農人三三兩兩地大家在教房邂逅，頂怕羞地站着，等待和譚小姐說話，也非一次了。伊只要用幾句堂皇輕鬆的話，便很容易地把他們遣散了。可是這裏伊却不能照樣對付，這些全是意志如鐵的危險家，他們都是準備來得勝伊的，任何犧牲，在所不顧。

「他們能一個個的來多好呢，」克立梯思維着。

忽然，救星來了，伊看見伊父親走過來了，不覺如放下千斤重担一般。他一手拿着地圖，克拉武呢，預備將克里米戰爭那本書交給他。牧師一會兒便參入小隊裏，請他們同到甘美

的樂園——那菓子快要成熟的園子裏去。

『我這兒有點蘋果酒，我想我們就在這些樹下大家來喝一瓶抽支雪茄，怎麼樣？』

克立綈坐在一株折斷的老樹上，手裏拿着玫瑰與百合。牧師呢，在那裏忙殷勤招待客人，使他們大家舒暢。

第二章

這是一個暢爽的黃昏，牧師賞樂着。情敵們很注意地互相監視，看看有無厚此薄彼的事情；惟獨克立綈踟躇不安，自語道：『這種事情，總是要不得的。這種聚會，離快意不也太遠麼？』

英格爾瓦德係一美雅的村莊。一面圍着深密的森林；金色的穀田與茂盛的金花菜的草地環抱着它；遼遠地隱現着紫色的山嶺。此外還有一所古式的灰色禮拜堂，名叫聖瑪利亞之光，有烏鴉在鄰近的樹林中造巢。據人們記憶所及，這個禮拜堂大概已有幾世紀的歷史了，但無人能道其緣起。這裏的主教，關山博士，因休養身體的關係，二十年工夫，大半寄居於

意大利。在這時期，他的全部責任，都放在約翰牧師的肩上。牧師住在教房裏，外出租金，並且使用屬於那屋的園地。他每年有一百五十鎊薪金。他年青早婚，娶了一個樂羅的姑娘。伊惜用溫和嬉笑的態度駕馭他；他全爲伊所有；不過伊却聽使他感覺非常快樂。他十分愛伊，以爲天下之大，再也找不出像伊那樣的女子。他對伊處處屈服；平生祇有過一次頂微頂微的反抗思想，那便是伊完全違反他的願望和忠告，堅決要給女兒取克立梯的時候。那時他試想和伊開戰，但終於可羞地失敗了。伊謝世時，他差不多心碎腸斷。村莊上流行着熱病，他懇求伊往別處去避免傳染，而伊却笑道：『我親愛的約翰，一個牧師的太太而怕熱病，伊還有什麼用呢？』

伊終日在那班人中周旋，看護病人，慰勸憂傷，替遺下的孤兒們謀居處，找朋友，伊那光明美麗的面龐，無時不帶着陽光。直至伊丈夫所預料的憂患臨到伊身上，於是乎就從此一蹶不振了。伊就死於同樣的熱病；那時克立梯還祇有四個歲頭。牧師不再續絃，他想這世界上得有第二個像他妻子的人是不可能的事。有時他想起如何撫養克立梯的問題，不覺如有所失，莫知所從；可是伊終於在他的照拂下長大起來，長得又開豁，又快樂，又多才；而